【忆海拾珠】

乔羽与《台儿庄小唱》

1994年4月，台儿庄大战纪念碑前，一位少先队员向乔羽献花。

□郑学富

“台儿庄，我的家，当年一场血战，从此名扬天下。爹说，子弹打穿了咱墙上的砖；娘说，炮弹掀开了咱房上的瓦。好一场厮杀，好一场厮杀！中国好男儿，将强敌歼灭在咱的屋檐下……”每当听到这首荡气回肠、具有鲁南韵味的优美旋律时，乔羽先生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眼前。

1994年4月，乔羽先生与夫人佟琦女士在时任枣庄市政协主席王允琳的陪同下，来到英雄城市台儿庄。笔者当时在台儿庄区政府办公室工作，参与了接待工作。乔羽时年67岁，身体健硕，和蔼可亲。他幽默地说，我们是老乡，一条大运河把我的老家济宁和台儿庄连接起来，成为一体。众人听了，都笑起来。

乔羽先生来到台儿庄大战遗址清真古寺参观。清真古寺紧靠台儿庄北大门，又是向城内纵深挺进的必经之路，因此，这里成了当年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，是战斗最激烈的地点之一。寺内的两棵古柏因被当年日军炮火击中燃烧，至今干枯龟裂，主枝残损，树冠不整，树干弹孔累累，体内弹头弹片依稀可见。寺内的西小讲堂墙壁上弹痕密密麻麻，后来其中弹痕特别密集的80平方米砖墙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移去陈列。乔羽先生抚摸着古柏和弹痕墙，沉思良久，又详细询问情况。之后又来到刚落成不久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，在纪念碑前，一位少先队员向他献花。在展室内随着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解，乔羽先生仔细端详着每一张老照片和每一件实物，表情凝重，好像回忆起自己的峥嵘岁月：1946年春，乔羽先生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引荐参加革命，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就读，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小说，后被调入华北大学三部创作室开始专业创作。1949年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参观完展室后，来到休息室，乔羽先生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谈论着观后感想。这时馆长请求乔羽先生为纪念馆题字，乔先生来到案前，沉思一下，挥毫写下“壮我中华”四个大字。他说，台儿庄一战震惊世界，台儿庄是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，我要写一首歌，就叫《壮我中华》。在场的人都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。乔羽先生言出必行，回京后经过10个月的构思、酝酿，创作出了这首歌词，将歌名改为《台儿庄小唱》。后来我调到台儿庄区广播电视局工作，找来这首歌的视频，在本地新闻前作为固定栏目播放这首歌。

2018年冬天，枣庄市新闻界前辈侯文歌先生和他的一位朋友找到我，带来了很多介绍乔羽先生创作《台儿庄小唱》的资料，有当年乔羽先生在枣庄市参观的照片、视频和《台儿庄小唱》的手稿及多个版本的演唱视频，侯先生希望我将这些资料推荐给台儿庄大战纪念馆，发挥一些作用。我当即请来孔令新馆长，将这些资料转交馆内收藏。

我看了资料后，没想到在这首歌的创作和演出中，枣庄市的一个民间组织歌迷会竟做了大量工作。1995年2月22日，乔羽先生的《台儿庄小唱》歌词转到枣庄市。乔羽先生捎话说，最好能请吕其明先生谱曲，因为他曾为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的插曲谱过曲，对枣庄的历史人文熟悉。并说这首歌是民间小调，唱的是咱老百姓的心声，如果能由咱枣庄人来演唱效果更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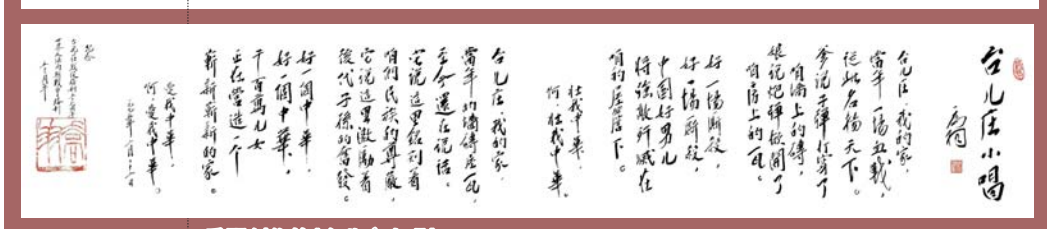
吕其明，早年参加革命工作，并在1945年跟随新四军来到鲁南，在这里战斗生活三年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成为中国交响乐作曲家、电影音乐作曲家，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。1956年，以发生在枣庄的铁道大队抗日故事为题材拍摄的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，插曲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由芦芒、何彬作词，谱曲者就是吕其明。可以说吕其明与枣庄有着深厚的渊源，没想到39年后他又为歌唱枣庄的歌词谱曲。同年2月27日，歌词转到吕其明先生手中。他认为，《台儿庄小唱》歌词选取角度好，写得生动形象，既有民族风格，又有新意。虽名为小唱，但意义非凡。吕其明为了写好这首歌，专门看了电影《血战台儿庄》，又阅读了有关台儿庄大战的历史资料，加深感性认识，这些都增加了他的创作灵感。用了半个月时间，完成了谱曲。吕其明也认为这首歌由枣庄人演唱更有意义。

199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，4月8日是台儿庄大战胜利57周年纪念日。这一天，枣庄歌迷会的成员和枣庄电视台的记者来到上海。吕其明主动联系上海乐团和上海歌舞剧院为其演奏和伴唱。次日，歌迷们走进了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的录音棚，吕其明在现场为他们进行辅导，并担任监制。歌迷们倾情演唱并录制了《台儿庄小唱》。

当远在北京的乔羽先生听了录音后，高兴地操着浓重的济宁口音说：好着来！好着来！我很满意。并说，《台儿庄小唱》唱出了一个民族的精气神，这是一首能把一个民族唱响的歌。今天的好日子，是中华好儿女用血肉长城换来的。“壮我中华”是呐喊，两岸同胞同声唱，中华一个家。

斯人已去，歌声永存。6月20日，当乔羽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后，台儿庄的大街小巷再次传来《台儿庄小唱》的歌声，微信群、朋友圈纷纷转发这首歌。“台儿庄，我的家，当年的墙砖屋瓦，至今还在说话。它说这里铭刻着咱们的民族尊严，它说这里激励着子孙后代的奋发。好一个中华，好一个中华。千百万儿女，正在营造一个崭新的家。壮我中华，啊，壮我中华。”

(本文作者为台儿庄战役研究会副会长、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特约研究员)



乔羽创作的《台儿庄小唱》

【行走齐鲁】

东夷小镇话东夷

□刘庆祥

入住日照市的东夷小镇，之于我是一种机缘，恰如恍然之间落入寻觅多年的一个梦境。梦中，一只凤鸟引领下，玉琮、玉璧、玉璋、玉钺等玉器，鬶、甗袋足陶器，以及众多黑陶器物破土而出，在奇妙的星空中，闪烁着灿烂光芒向我飞来，在头顶上空盘旋，将我带入四千年前的东夷世界。

从事东夷文化研究已有多年，对日照的关注，从《日照地区龙山文化》一书开始。从书中看到，一群考古人，一锹一锹掘开这片古老的土地，匍匐地上，手持考古铲，层层剥去泥土沉积，用竹签剔除古物的泥污……尧王城、丹土、东海峪等多处遗址被发现。近百年间，数代人传承接续，揭示了一件件古物的本来面目，剖切出清晰的地表年轮，一扇尘封之门缓缓打开，一个沉睡的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。从此，中华土地上一个古老族裔——东夷，由远古向现世走来。据牛津大学《世界史便览》记载：“公元前2800年—前2000年的两城镇为亚洲最早的城市。”日照这个位于太平洋东岸的日光初照之地，举世瞩目。

中华民族历史天空中，飞翔着一只“圣鸟”。这个起源久远的故事，穿越《山海经》神话世界，流传到今天，这就是金乌负日的传说：在东海之外，大荒之谷，有一棵扶桑树，一个太阳归来，另一个太阳升起，它们皆由大鸟背负。这个故事，即是东夷人鸟图腾和太阳神崇拜的文化内核。历经数千年，是故事塑造了东夷人的信仰，还是信仰“风化”成了故事，已无从考究。

后世只知道，周朝“龙兴”以后，东夷人繁盛的太阳神祭祀变成祭天仪式，新的仪式中，太阳与月亮并峙，它们与星辰为伍，周人祭天、祭地、祭祖、祭谷物，开启多神崇拜，从此，华夏“龙”族走上政治舞台，“太阳神”陨落。属于东夷的那只背负太阳远行的金乌，向着天际飞去，一去不复返。

它去向何处呢？数千年之后，我入住福建上杭客家酒店，在酒店内畲族文化纪念馆，看见挂在墙壁上的凤鸟，方才得知，它仍然蛰伏在偏僻的山林。据说，与畲族的图腾一样，在各地少数民族地区，有许多凤鸟故事传说，不过它已是远去神鸟留下的影子。

考古发掘，打开了一个神秘世界，一只凤鸟破土而出，崛地而起，它飞翔的轨迹，印证出在夏朝以前，一个未入正典的故事曾经真实存在，揭开了属于东夷族的邦国时代面纱。

公元前5000年，一个鸟图腾族裔，把两只凤鸟拱卫的太阳图案雕刻在象牙器物上，东夷人为世界奉出第一尊“太阳神”。正如世界所有文明发展轨迹一样，神，作为当时最先进的文化，成为氏族部落融合的武器。

此后2000年，这只凤鸟蛰居东海，羽翼渐丰。他们的族群再次把“金乌负日图”雕刻在美玉上，“金乌负日图”为统一徽帜的政治集团。他们在盛大祭祀和厚葬习俗中，开启人牲与殉葬先河，用血腥昭示着，这个族群统治的酷烈与恐怖。

数百年间，他们在统一徽帜引领下，势力不断扩张，形成独具特色的龙山文化。在黄河流域，上至延安芦山峁、榆林的石峁，中有山西的陶寺、清凉寺，下至山东全境；在长江流域，上至成都平原的宝墩遗址，中有湖北的青龙泉、石家河，下至东南沿海广阔地域，势力覆盖整个黄河、长江流域。

在日照市，我拜谒了两城镇和尧王城，两座4000年前的城市，如今被称作龙山文化遗址。在通往两城镇遗址的路边，伫立着多个龙山文化典型器物雕塑，陶鬶、陶甗、鸟喙足陶鼎等等，无不表现出凤鸟文化特征，尤其袋足鬶、甗，都是生殖崇拜和强大生命力的象征。它们正从四千多年前走来，携带着民族文化基因，在这片土地上复活。我仿佛穿越到4000年前，一种情愫在身体里萌动，对身边器物的崇敬与膜拜油然而生。转眼再看，眼前的两城镇遗址已经被回填复耕，其上覆盖着桑园和田野。沧海桑田，我内心不由生出“逝者如斯夫”的慨叹。

尧王城，这是一座以“尧”命名的城市，仍然沉睡在尧王城等多个村庄的地下。通过考古，人们已经窥见它的面貌，却没敢惊扰这位圣人的长梦。我期待着，目睹“圣人”梦醒时的尊容。

资料显示：两城镇与丹土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，有大量代表东夷文化基因线索的玉器：玉琮、玉璧、玉钺、玉璇玑等，尤其“兽面”玉圭，其兽面图形由“金乌负日图”演化而来，属神权象征，当由王者持有。由此可以推定，日照地区曾经是龙山时期核心邦国之一的王城所在地。

在日照博物馆，陈列着大量酒器和酿酒器物，似乎仍可闻到穿越五千年的酒香。酒，在东夷的大小祭祀中不可或缺。东夷礼器中，玉璧象征太阳(埃及象形文字和甲骨文，“日”都是玉璧的形状)，玉琮象征大地，王者作为鸟的化身，可以上天，也可立地，是贯通天地的使者、神的代理人；酒可醉人，它使人迷幻的功效，最早被视为神赐之物。重大活动中，祭祀必先饮酒，半醒半醉中寻神问命，以求神助，并借此决断世事、行止攻伐。

到日照，在这座太阳之城观日出，是由来已久的愿望。东夷小镇小住三天，无一晴日。清早日出时分，我来到了万平口海边，登上瞭望塔。只见海面薄雾茫茫，铅灰色的天际，横亘一缕银白，眼前浮现出一片幻境：随着一曲长歌响起，东方海面上一轮红日出现在大海波涛之上。弥漫的酒香中，伴随着打击乐器传出的节奏，一群头戴羽冠的男女，展开双臂，呈背负太阳的姿态，起伏飞翔，翩翩起舞，在他们共同托举下，太阳缓缓升起。

在这片“日出初光先照”之地，梦里都是太阳的影子。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向平 美编：陈明丽